



无名的同志

克諾列著 金 怡等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无名的同志

〔苏〕克诺列著

金 怡等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Кнорре
РАССКАЗЫ
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
1938 年和 1955 年版本译出

无 名 的 同 志

(苏) 克 诺 列 夫
金 楠 等 译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版平装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劳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书号 0586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 1/4 插页 1 字数 185,000

(原书文艺版印12,500)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-5,000 定价(人) 0.75 元

关于作者

菲陀尔·菲陀尔洛维奇·克諾列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儿子，一九〇三年生于列宁格勒，并在那里長大，讀完了中學五年級。

內战期間，他十五岁时，志愿参加了紅軍。

复員以后，他在列宁格勒群众喜剧院和莫斯科劳动青年剧院从事戏剧工作。一九二五年起，他开始向各种青年刊物投稿，写剧本，并把剧本給莫斯科中央劳动青年剧院演出。

一九三八年，莫斯科出版的旗杂志上发表了克諾列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无名的同志。一九三八年，莫斯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你的偉大的命运，一九五三年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。

除短篇小说以外，克諾列还写过二十个左右描写各方面苏維埃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，其中著名的有儿子們、瑪麗德·梅尼卡德等。

目 次

无名的同志·····	金 怡译	1
你的伟大的命运·····	崔松龄译	40
女友·····	李邦媛译	71
黑暗中的会见·····	蔣夏林译	84
低声歌唱的人·····	陈秉忠译	100
綠色的边疆·····	冀 野译	113
海軍陆战队·····	裴 培译	134
楚尼卡·····	金 怡译	174
冷面人·····	沙 沅译	189

无名的同志

鉄門微微的开着。門内一片漆黑。人們痛苦地皺着眉头，
雲着眼睛，勉勉强强的跨进了門檻。

他們很吃力地走了几步，就挤在一堆，在空蕩蕩的鐵路仓库
的中央站住了。一个日本卫兵从門框后面探出头来，拉長声音
尖叫着什么，弄得别的卫兵都笑了起来，接着发出一陣拉鉄門的
磷磷声，門便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声音掠过寒冷而空曠的荒野，傳到那片复盖着雪的叢林里，
就慢慢的平息下来。

他們傾听着，站了一会儿。

黑暗的四周，充滿着一片勉强忍住的呼吸声，和隱隱約約的
耳語。

教員巴赫馬諾夫伸手在面前摸了摸，却什么也沒有碰着，便
小心翼翼地低声問道：

“这边是誰，朋友？”

黑暗里，有人喘着气，夾杂着沙沙的干草声。不知是誰沮喪
地叹了一口气。巴赫馬諾夫双肩顫栗了一下，同时觉得自己的
拳头因緊張而握得緊緊的了。

“喂，回答呀，鬼东西！我們正听着你呢！”說着，他試探着
向前跨了一步。

他身旁的黑暗里，傳來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严肃地說：

“小心点，这里躺着許多受伤的人”

“我們中間也有受伤的人呀，”剛才进去的人回答道，可是他們不再探問什么，因为躺在黑暗里的那些人，跟自己一样，是被捕、被毆打、被刺刀赶到这仓库里来的。

“同志們，把受伤的人放到这角落里来吧。我們这里有个医生……不过黑得什么也看不見，也沒有半点东西可以包扎包扎。”

“等一下，”忽然有个新的声音插嘴說，这是一个老头子的帶点抱怨的口气。“你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踩倒的，我来擦一根火柴吧。”

于是黑暗中发出一陣摸火柴的悉悉索索的声音。老头子的声音埋怨地說：

“只剩下九根火柴了。現在我擦的是第十根……呀！”接着就听見小心地擦着火柴的声音，忽然藍色的火光一閃，火柴噼啦一声燃着了。那搖曳不定的火光，照亮了冰冷冰冷的牆壁，照亮了那些在地板上躺着的或坐着的人們。

“到这边来，”老头子說，用火柴在空中指了指。火柴头四周暗淡的光圈抖动了一下，就熄灭了。

当伤员們被人放在地板上的时候，他們咬紧牙齿，恐怖地叹息起来。

巴赫馬諾夫小心翼翼地却盲目地挤着，向那个擦火柴的老头子走去。

“他們沒有伤害您吧？”

“啊，老天，孩子，你也在这里嗎？”老巴赫馬諾夫露出一副故作惊慌的样子答道，虽然他早已听出了自己儿子的声音。“什么伤害？他們打了我两三次耳光……現在我的耳朵有点听不清

了——这是事实。他們把我赶到这里来的时候，用枪柄推我。这也是事实……但他們伤害倒并没有伤害我，我不能訴苦。苏林給日本兵打了好几下，他現在躺在这个角落里，快要死了……我們有着象你这样强大的保护者和别的同样奋不顾身的……綿羊，誰还敢来伤害我們的兄弟和老年人呢！”

“不要說了，”儿子疲乏地說。

“綿羊，”老头子惡狠狠地发泄道，“綿羊！自己讓人家赶到畜欄里去——这就是綿羊。”

“好，就算是綿羊吧，也……不要再說这件事了。”

“可是我感到很难过。”

“难过的，又不只你一个人。”

“不，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的儿子就是一只綿羊，而我过去对他很信任。”

老头子不安地动彈着，坐到地板上去。可以听见他正在狠狠的把短皮襖下襠塞到屁股下面去。

“教員，”他喃喃地說，“老是教导別人，而自己却没有学会什么东西。竟被人家捉住了。”

“你要你儿子怎么样呀？”坐在旁边的炮兵懶洋洋地插嘴說。“我既非教員，也不是文書，我是一个在前綫耽过三年的炮兵下士，而現在也給他們捉住了……如果要想捉你的話，那是很容易的。”

“炮兵下士！”老头子帶着一种痛苦的优越感，用鼻音說。“在黑暗中，你可以这么說。但你在亮处看一看这个教員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們兩人之中到底誰更象炮兵下士。你以为，当教員的人都是那么文質彬彬的嗎：戴着眼鏡，纖維般的头发……如果他是那样的人，我也不会去責备他……”

“那他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可是我怎样向你描繪呢？噢……一点也不象教員。鬚曲的头发！……高大魁偉的个子。我自己也很惊奇，他簡直象个潜水員。”

“他很健壯嗎？”炮兵发生了兴趣。

“健壯得簡直可怕！”

“那他会受不了的。”

“为什么我会受不了呢？”年青的巴赫馬諾夫詫异地問道。

“日本人大概要在这里餓死我們。至于枪斃，我倒不相信。因為我們又沒有和他們打過仗……而挨餓呢，对象你那么健壯的人來說，却是最不堪忍受的。”

巴赫馬諾夫不作声了。

“你是怎么被他們抓住的呢？”一个新的声音在黑暗中問道。

“睡夢中……在夜里。”

“睡夢中嗎？”老头子突然高兴起来。“在睡夢中，那是連大象都可以用繩子縛住的……你說——你当时真的在睡夢中嗎？”

“当然罗，”巴赫馬諾夫很快地接下去說，“那时是半夜三更……我正睡着……”

“可是你不該睡着哪！”老头子忽然大叫起来。他又气得激动了。“你还說……‘在睡夢中’！”

他繼續嘟嘟囔囔了一会，但声音越来越低。他开始不耐烦地动彈了几下，狠狠的把自己的短皮襖塞到身子底下去。

瞬息的活跃，很快的就沉寂下来。在黑暗中，大家都冻得蜷縮着身子，誰也不愿意动彈或談話。那些受伤的人躺在黑暗里，眼睛睜得老大，微微地叹息着，有时喘一回气，倾听着勉强可以听見的断断续续地从屋檐上掉下来的水滴声。雪在开始融化了。

头一天晚上，村庄上还籠罩着一片宁静。

松树埋沒在深深的雪地里，树梢輕輕搖摆着，颯颯作响。

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只为車站上的房屋讓开了一小块空地，又向铁路路基的一边伸展过去。

在路基的另一边，复盖着松软白雪的山崗，一直伸展到地平綫上。罗日杰司文斯基村隱沒在山崗中間，烟囱里冒着黑烟，象在发求救信号。

这个村子里駐扎着一队日本兵。据隊長戶加島少校再三再四声明說，这队日本兵是“暂时而且友好地”来“保护”这座村庄的，以防一些不良分子前来侵犯。

不錯，这里所有的山崗、森林、湖泊，和周圍好几千俄里的土地，根本不是日本的山崗、森林和土地。而且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們所懂的日語，也并不比住在本島上的居民所懂的俄語来得多。可是，在这时候，来爭辯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是不合时宜的。現在是一九二二年。

必須等待和忍受。

从西方，傳来了片言只語的关于正在歐俄平原上进行激烈的內战的消息。

海參崴港口的日本艦队，噴出不祥的黑色的烟霧，遮蔽了东边的地平綫。

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們，从来沒有反对过当时居住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，而現在，他們对戶加島少校的队伍这种老是拖延着日子的所謂“綏靖”活动，开始流露出一种焦急不安的明显的迹象。

有一天，事情終于真相大白。

那天清早，商人日哈列夫，少校所驻扎的那家房东主人，走遍整个村子。他轻轻地叩着每一家人家的门，当人家给他开门的时候，他就把头上那顶笨重的帽子微微抬了一抬，直着脖子庄重地向人鞠着躬，转达了少校的邀请。

少校召集“各界人士”到自己的住所里去……喝茶！这件事，弄得居民们都莫名其妙。可是，拒绝是会引起危险的，所以那天晚上，“各界人士”心里都充满着模糊的恐怖，坐在日哈列夫的饭厅里，有的忧郁地端详着墙上的图片，有的凝视着油漆过的地板。

少校微笑着进来了，身边跟随着一个日本翻译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这个翻译用的姓却是叶费莫夫。女主人拿来了茶炊。

少校仍然微笑着，跟翻译说了些什么。翻译一开头，就说明少校的名字译成俄文叫谢苗·谢苗内奇，并说少校请诸位都叫他这个名字。

“各界人士”不听这一番话，也已经被一个焦虑而费解的问题：“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把戏呢？”弄得有些忧心忡忡，现在他们更加发愁了，小心拘谨地喝着茶，眼睛凝视着桌布。

日哈列夫的长统皮靴发出格支格支的声音，他走到桌子跟前，悄悄地把一盘馅饼放在谢苗·谢苗内奇的面前。

每一次，当少校被人叫着父名的时候，他总是微笑着向四面望望，鼓起腮帮，和颜悦色地频频点头。

他竭力模仿俄国人那样，喝着倒到碟子里的茶，嘴巴笨拙地晒着，老是微笑着。

商人家里那个有弯形蓝喇叭筒的旧留声机，不停地放着在臃渍火山上和胆大的商人。少校一边豪迈地踏着拍子，一边微笑着。

后来，他挥了挥手，叫人停放音乐，接着站起身来，抖掉了军服上的白菜渣，就开始说话了。他说他很尊敬和热爱俄罗斯人，又说，如果他从前没有过做日本人的快乐，那么现在他希望一定要有做俄罗斯人的幸福……

翻译就开始翻译。少校等待着，他一边微笑，一边频频点头证实。

“各界人士”垂头丧气地叹息着，互相使着眼色。

“……他感到十分惋惜和难过，他已经收到了一个立即撤回祖国的命令，因为日本军队要放弃远东地区了。”

所有的目光象被什么东西一推，突然都离开桌布，盯住了少校那张镇静地微笑着的脸孔。

教员巴赫马诺夫全然忘记了一切，向桌子上弯过身去，倒翻了一只空茶碗，问：

“难道真的吗？……什么时候撤退？”

少校很有兴趣地转向了翻译。翻译译完巴赫马诺夫的话，少校的笑脸鼓得更紧了：

“日内开始撤退，就在最近的几天内。”

这就是为什么召集他们来的原因！人们在椅子上伸直了腰。有的人抬起了头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似乎他们现在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房间似的。

教员从桌子后面走出来，凝神地皱着眉头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少校站在他的眼前微笑。他站住脚，自己也突然微微笑了一笑。

日哈列夫站着，面色苍白，那只发抖的手支在一块吃剩的涨鼓鼓的馅饼上。

少校亲切地行了个礼，就退出去了。

“鐵路工人”的代表、腼腆的機械師蘇林，仿佛含了滿口的水，整個晚上都一聲不響，現在，他充滿了內心的喜悅，突然搓了搓手，輕輕地抓住留聲機的把手，放出了胆大的商人。

接着，大家馬上在屋子裡忙亂起來，揀着亂丟在門堂裡躺箱上的大衣和皮襖。每個人都想快點把這個好消息傳播出去。

就在這一天夜里四點鐘的時候，戶加島少校的士兵們，借口“消除”村民中所有成年男子的“危害性”，就開始了“行動”。村民們在家里、在睡夢裡、在院子裡、在草棚裡、在門廊上給人抓走了，這件事情發生得那麼出人意外，做得幾乎沒有引起村里一點聲息。

火車站四周，槍聲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。三個路警射手和站長一同回擊着。站長用自己的“斯米脫—維松”式手槍打了好幾槍，最後他被日本兵用闊刺刀刺死在電報室門邊的靠近售票處的走廊上。

那臉色發白的報務員，挺直身子坐在已停止工作的電報機跟前的凳子上。日本兵用刺刀推了他几下，但按照少校下的特令，他們把報務員活捉了。日本兵“占領”了車站以後不久，村里被捕的男人就被趕到這個貨物倉庫裡來了……

半夜裡，倉庫的門又微微的打開了，進來了幾個日本兵，他們手里高高地擎着煤油燈，一面提心吊膽地左右顧盼着。他們身後，還有兩個日本兵，架着一個帽子遮着臉的人。那人悶聲不響，眼睛凝神地望着地下，疲乏而又沉重地移動着兩隻老不聽從地向下曲的腿。

日本兵把他放在地板上，他本來想坐下來，可是卻側身倒

了下去。大家心里都明白过来：这个人不是受了伤，就一定是挨了毒打啦。

“你们把这些人怎么办呢？”年青的巴赫馬諾夫突然咬牙切齿的說，一边站直了身子。

日本兵馬上把刺刀轉向巴赫馬諾夫，忍吓地尖声叫喊起来。鉄門又嘎支响了一下，进来了一些日本兵。巴赫馬諾夫使劲掩上短皮襖，轉过身去，在牆脚根自己的位子上坐下。

戶加島少校和翻譯叶費莫夫最后进来。少校的臉上沒有微笑。他拉起了草綠色大衣的皮領，不时的举起一只戴着暖和的毛絨手套的手，捫住嘴巴，暖暖自己的嘴唇。

翻譯向少校低声問着什么，接着俯身朝那个被日本兵架进来的人問道：

“你就是报务員嗎？值班的？”

那个人現在被好几盞煤油灯照着，他避开灯光，轉过臉去，含糊不清地喃喃回答着什么。

少校焦急地跟翻譯使着眼色。

“你声音說得响一点……要响一点。讓少校先生和这里所有逮捕来的先生都能听得見。噢！……”

摇曳不定的煤油灯光，明亮地照着那个帽子滑在一边的躺在地板上的人。他的面前，站着一排日本兵，他們的姿态都很疲乏。俘虏們从远远的屋子里伸長頸子，撑着胳膊肘从地板上爬起来，他們一面激动得喘着气，一面倾听着这边的談話声。

“是——是，我就是报——报务——务員……”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結結巴巴的說，但非常清晰地承認着。

“你是在你的电报机跟前被捕的，对嗎？”

“嘿，是的，”报务員用一种毫无生气的声音表示同意說。

“你当时和鄰近的車站通过电报嗎？通过嗎？”

报务員一听到这个問題，就突然变得十分不安起来。

“这一切，他們都已——已經問——問——問过我，已經問——問过了。”

翻譯不耐煩地一揮手，繼續清楚地大声說道：

“要是你說的是实話，那么，少校先生要你在这些先生面前再重說一遍。好吧！……这样看来，你可能把我們站上发生的射击和別的什么风波都打电报告訴了別人。少校先生問你的正是这一点，而頂主要的——是你告訴了哪些地方？告訴了什么人？……好吧！”

那些被捕來的人們屏住呼吸，騷動了一陣，又平靜下來。他們留神諦听着报务員的回答，因為他的回答決定着一種比他們的命運還要重大的事情。

报务員忧郁地向四周望望，仿佛他希望能從一個地方得到幫助似的。可是大家老是沉默着，只等待他說些什麼。

他說：

“我什——什麼也沒有告——告訴別人。”

屋角里，有個受傷的人低低地呻吟了一聲，报务員就立刻朝那方向掉過頭去。

叶費莫夫得意揚揚的向那些擠在昏暗中的被捕者瞥了一眼。

“也許，當時電報機已經壞了？……”

“什麼？”报务員突然吃了一驚，好象恢復了知覺。

翻譯又重說了一遍。

“電報機是好好的……”报务員突然性急地開始說道，說得也不怎麼結結巴巴了：“可是，別的我什麼也不知道，我已經全部

說過，他們把我打得太厉害了，說話也很困难。”他閉上了眼睛，吃力地呼吸着。

少校拿開了摀在嘴上的、戴手套的手，翻譯就卑躬屈膝地彎着腰，把耳朵湊過去。隨後，他伸出一只指甲又黃又髒的手，厭惡地在報務員臉上碰了一下，使他睜開眼來。

“報務員，你听着。少校先生不相信你說的話是真的。你說實話吧，那你就不会再挨打了。懂嗎？絕對不会再挨打了，而且，送你到醫生那里去醫治……好吧！”

“我真的什麼也沒——沒有告——告訴別人，”報務員固執地喃喃地說，垂下了眼睛。

“為什麼呢？”

“我害——害——怕，”報務員壓低聲音又說，低得幾乎聽不見。

少校又跟翻譯迅速而小聲地說了些什麼，挺了挺身子，轉過身去，看樣子準備走了。

叶費莫夫在听少校說話的時候，吃力地忍住打呵欠。現在，他打了一個呵欠，對報務員說：

“你留在这里。跟這些先生們在一起。”他掉過頭去，朝着在朦朧中現出被捕者蒼白臉孔的那一邊說：“少校先生說，要是這個人在这里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故，你們誰也不會因此而受到懲罰的。”

報務員在地板上動彈着，想用虛弱得老是滑倒的胳膊肘撐起身來。

“我為——為什麼要留在这里？……我不——不愿——愿意留在这里……”

少校呲着牙齒，狂怒地向報務員揮着拳頭，用日語吶喊起來，說得又快又激昂，竟忘記了翻譯。翻譯好不容易聽清了他那簡

短而含糊的語句：

“你要騙我們嗎？對嗎？……趕快說，你通知過什麼人了？喂！你把消息告訴什麼地方啦？唔，快說！說了就把你從這裡送到醫生那裡去……要知道，這些人會在這裡打死你的呀！……怎麼樣！”

受傷的報務員深深地吸了口氣，彷彿在拖延着決定性時刻的到來。然後，他連忙說道：

“我什麼也沒有轉告別人，因為我害——害怕，”說罷，他用一隻手恐怖地遮住了眼睛。

他那消瘦的光手臂從破袖子里露出很長的一段，大家便在他手腕上面一點的雪白皮膚上，看見兩條被通條打的交叉的紫色傷痕。顯然，他在想法蓋住傷痕。

“唉，完了。現在我們等不到別人來搭救了！日本人要我們慢慢的死在這裡，而赫列司托佛洛夫要知道我們的事情，得在太陽和煦地照着的春天，我們的尸骨從雪地里露出來的時候……要是那時候，他本人還活着的話……”

“你不要說這些喪氣話啦，”老巴赫馬諾夫試想打斷那個正在沉思地發議論的炮兵的話，但炮兵却不聽他的話，仍然繼續說下去：

“要知道，日本人是怎樣的一個民族。它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民族。我們怎麼敵得過他們？我們要對付他們是有困難的。他們利用我們對他們的信任抓住了我們的兄弟，正象用蚯蚓釣到了魚一樣……”

“你竟拿我們對人的信任來自吹自誇！”老头子暴躁地打斷了他的話。“不論傻瓜，或者聰明人，一生下來就信任別人。每個兒童也都如此。兒童抱着信任的態度去抓撥火棍燙手的那一